

新闻
背景

海南『慰安妇』

海南、山西是发现国内“慰安妇”幸存者最多的区域，到目前为止，亲身见证这段苦难历史的慰安妇受害者仅有20人在世，海南有9人，分别居住在澄迈、临高、陵水、保亭四地，年龄最大的96岁，最小的88岁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军在中国建立了1000多个慰安所，强征超过20万中国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，中国被认为是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

1939年日军入侵海南，作为进攻东南亚的重要基地，日军在此大量驻军，并于第二年陆续占领海南的大部分县城和乡镇，并在交通要道、重要村庄建立起军事营地和军事据点，到1941年共有据点360余处，日军围绕这些据点实施蚕食、扫荡。除正规慰安所外，日军还在这些星罗棋布的营地、据点、炮楼里和流动军营里建立临时

时慰安所，配备大量的“慰安妇”。

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的调查，海南的“慰安妇”主要有三个特点：

第一，日军将海南作为日本进攻东南亚的大后方，因此，除本国妇女之外，还从中国、朝鲜半岛、东南亚等亚洲各地强征的大量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，海南是中国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；

第二，海南本土的“慰安妇”基本上是在村子里被日军强掳，或者是以招工的名义诱骗至军营，绝大多数妇女除被性侵外，还从事体力劳作；

第三，海南本土的“慰安妇”有多民族的特点，汉、黎、苗、回等民族的都有，绝大多数妇女被性侵时仍是未成年少女。

(徐晗溪)

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，战争的梦魇却一直缠绕着她们。

她们曾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，乱世中的美丽却成了阿喀琉斯之踵。

她们过去遭受非人的待遇，如今面临着疾病与贫穷的折磨，身心饱受摧残。

历史不仅仅是一连串事件和人物的记录，她们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。

她们就是曾被日军施暴的“慰安妇”，当中也有海南的女子。

11月初，海南日报记者跟随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的志愿者团队，探访澄迈、临高、陵水、保亭四县的9位“慰安妇”。领队的是位70岁的老先生，瘦小的身躯，斑驳的头发，身着棉布衣衫，拿着国产华为手机，朴素低调，又满脸祥和，他叫钟惠明，自称是普通的中国人。

钟惠明是位有故事的老人，在港经商、热衷慈善、生活简朴，这些都不足为奇。令人肃然起敬的是，11月5日，70岁的老人一下飞机，9个小时没吃东西后，简单吃碗路边的馄饨，就驱车前去看望这些老人，冒着雨，马不停蹄地赶路。他一个一个市县地走，匆忙的脚步，只为看望这些曾遭受风霜的老人，他给每位老人送上一个红包、一条丝巾，然后陪着老人坐一会儿，他说，这些老奶奶跟他妈妈的年龄差不多。

从2005年第一次为“慰安妇”捐款，到2007年第一次来海南看望这些老奶奶，从此，他每年都会来海南看望她们。他坚持了9年，然而，他却告诉记者，做这些不需要理由。

她在床头放了一把刀

1926年出生的林爱兰，现居临高县南宝镇敬老院，右大腿筋骨被日本士兵打断，双腿已不能走路，每天坐在门口的塑料椅子上，一日三餐都需人照料。这位不能正常行走的老人，在1942年12月，参加了革命，曾是一名琼崖纵队抗日女战士。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的调查，林爱兰是已知的、整个亚洲唯一一名沦为“慰安妇”的抗日女战士幸存者。

老人是打仗的时候，在海口市的某条公路上，被日本兵抓住，成了战俘，继而被日本兵性侵。老人不太愿意提起这段往事，她说，她被抓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，记不清那么多了。

作为89岁高龄的长寿老人，政府给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300块钱的补助，这是老人目前最主要的生活来源。敬老院的房子是一个单间，里面放了一张桌子、一张床与几把塑料椅子。一张床已经占了大半个屋，大概因为老人行动不便，外加海南气候潮湿，床上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，凑近一看，枕头边放着一把刀，一把生锈的刀。

老人的养女告诉记者，“几十年了，她一直在床头



她们

——战海南『慰安妇』幸存者

文见习记者 徐晗溪 图易都

郑亚洪，陵水祖
镇祖孝村人。现已瘫
痪，每天靠孙子把她抱
到屋檐下休息，老人看
到我们走进院子，情绪
特别激动，抱着来看望
她的钟惠明痛哭不已。



卓天妹，1926年生，陵水祖
镇宿风村人。戴着钟惠明先生
赠予的围巾，在家门口与我们交谈，精神气略显饱满。

放把刀”，从她记事起，就一直有这么一把刀，她认为这是老人用来防身的，有刀在手边，晚上才能睡得踏实。

老人喜欢孩子，但由于那段经历，永远的丧失了生育能力，她只能领养孩子，又可惜天不遂人愿，领养几次，都没成功，直到有个接生婆给她送来一个孩子。孩子体弱多病，好多人都劝告她养不活，她不信，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位养女，她如今也是一位母亲了。

在她还是孩子的时候，老人会给她讲抗日的故事，讲自己怎样英勇地与日本鬼子打仗，所以妈妈林爱兰在她心里一直是个飒爽英姿的女战士。老人有一枚纪念章，只要有人来看望她，她就会拿给别人看，给大家讲当年抗日的事情。

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，2005年，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向全国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、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这枚纪念章，当年，县里的工作人员把它送到了林爱兰的手中。

这枚纪念章是她的宝贝，冬天，她藏进贴身口袋；夏天，她放在盒子中。这是她愿意选择铭记的历史。

那段遭遇，老人从未向女儿提起，“她只告诉过我她做过女战士，不知道她那件事”，“来了很多人采访她，我才知道”，林爱兰的养女告诉记者，直到现在，林爱兰也未曾主动给她讲过那段往事，是有人来访时，别人听不懂海南方言，她给来者翻译，才陆陆续续得知过去的事情。原来林爱兰被俘后，被关进日军的据点，日军用木头塞住她的嘴巴，双手吊起，“往死里打”，并且奸淫了她。

这并不是一个特例，在记者采访的9个老人中，没有一个老人主动给孩子讲过这段历史，她们的子女、家人跟林爱兰的养女一样，直到有人来访，方知这段触目惊心的历史。

如果说那枚纪念章是她愿意选择铭记的历史，那么这把刀就是她想忘却忘不掉的过去。

下转 B03 版▶



陈亚扁，1925年生，黎族人，陵水祖关镇祖孝村人，现居陵水县本号镇养老院，是海南第二位赴日出庭起诉的老人。



陈连村，1926年生，保亭加茂镇毛立村人，一生的经历都刻画在了脸上。



黄有良，1927年生，陵水英州镇乙堆村人，双脚已瘫痪基本不能下床，手腕有严重创伤。